蜀山劍俠傳/0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七回　訪能人 馬夜叉獨上玄陰宮　窺祕戲 柳燕娘動情天魔舞

下一回▶

智通等經曉月禪師介紹後，知道來人神通廣大，非同小可，一個個上前參拜。又問曉月禪師，石玉珠可曾追上？曉月禪師道：「說起來真也慚愧，我今天居然會栽在一個小和尚手裏。我以爲祇有東海三仙會用無形劍，而他們三人素來光明正大，從不暗地傷人。不曾想到他們後輩中也有這樣人，一時大意。如果早知有此事發生，我便將劍光放出，他如何進得殿來？等到他將石玉珠帶走，我追到辟邪村附近，眼看快要追上，卻迎面碰見峨眉派中醉道人同髯仙李元化。這二人與我昔日有同門之誼，當初都幫過我的大忙，曾經答應必有以報答他們，時隔多年，俱無機會。今日他們二人上來攔阻講情，我不能不答應，祇得借此勾銷前情。我回來時，見此地火勢漸小，諒無妨礙。忽然想起這位老友，打算去請他出來幫忙。恰好在路上遇見馬道友，業已請他同來。」

原來這馬覺到慈雲寺住了多日，那日出寺閒遊，忽然遇見他多年不見的師叔鐵笛仙李昆吾，馬覺大喜，便請他到寺中相助。李昆吾道：「你我二人俱非峨眉敵手。最好你到巫山神女峯玄陰洞去請陰陽叟，你就說峨眉派現下收了數十名男女弟子，俱是生就仙骨，童貞未壞。問他敢不敢來參加，討一點便宜回去？此人脾氣最怪，容易受激，又投其所好，也許能夠前來。有他一人，勝似別人十倍。現在敵人方面有我的剋星，不但我不能露面，就連你也得加意留神，見機而作。」說罷，與馬覺訂下後會之期而去。馬覺因爲事無把握，便不告訴衆人，親身前往。到了神女峯，見着陰陽叟，把前情說了一遍。陰

陽叟冷笑道：「李昆吾打算借刀殺人，騙我出去麼？你叫他休做夢吧！」馬覺見話不投機，正要告辭。忽然外面氣急敗壞跑進來一個道童，說道：「那個小孩被一個道人救走。師兄也被道人殺死了。」陰陽叟聞言，也不說話，祇在屋子裏轉來轉去。轉了一會兒，倏地閉目坐定，不發一言。馬覺疑心他是不願理自己，站起來要走。那個道童低聲說道：「請稍等一會兒，師父出去一會兒就回來。」馬覺不知他的用意，正要問時，陰陽叟業已醒轉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真走得快，可惜逃走已遠了，不然豈肯與他甘休！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拉着馬覺的手，說道：「你且少待一會兒，等我收拾收拾，再同你到慈雲寺去。」馬覺見他反覆無常，好生詫異。陰陽叟道：「你覺得我沒有準主意麼？我這人一向抱的是利己主義，我也不偏向何人，誰於我有益，我就和誰好。昨天我擒着一個小孩子，根基甚好，於我大有益處。誰想今日被人救去，反傷了我一個愛徒。適纔運用元神追去，已追不上，看見一些劍光影子，知是峨眉派中人所爲。我不去傷他，他反來傷我，情理難容，我纔決定去的。」當下便叫道童與馬覺預備休息之所。他便走進後洞，直到半夜纔出來，而且喝得醉醺醺的，臉上鮮明已極，腰間佩了一個葫蘆。他把門下許多弟子召集攏來，囑咐了幾句，便同馬覺動身。走到半路，遇見曉月禪師，他二人本是好友，見面大喜，一同來到慈雲寺商議應敵之策。

到了當日下午，慈雲寺中又陸續來了幾個有名的厲害人物：一個是新疆天山牦牛嶺火雲洞赤焰道人，同着他兩個師弟金眼狒狒左清虛和追魂童子蕭泰；一個是雲南苦竹峽無髮仙呂元子；還有貴州南疆留人寨的火魯齊、火無量、火修羅三個寨主，還帶領着門下幾個有名劍仙同時來到。這都是異教中有數人物，有的是受了許飛娘的蠱惑，有的是由曉月禪師輾轉請託而來。慈雲寺中增加了這許多魔君，聲勢頓盛。依了赤焰道人的意思，當晚就要殺奔辟邪村去。曉月禪師認爲還有邀請的幾個有名劍仙尚未來到，仍是主張等到十五上半日再行定奪。這其中有好些位俱已不食人間煙火，惟獨南疆三位寨主以及隨同他來的人，不但喫葷，而且仍是茹毛飲血，過那原始時代的野蠻生活。當下曉月禪師代智通做主人，吩咐大排筵宴，殺豬宰羊，款待來賓。慈雲寺本來富足，甚麼都能咄嗟立辦，一會兒酒筵齊備。曉月禪師邀請諸人入座，自己不動葷酒，卻在下首相陪。

等到酒闌人散，已是二更時分。有的仍在大殿中閉目養神，運用坐功；有的各由智通安頓了住所，叫美女陪宿。龍飛知道陰陽叟會採補功夫，打算跟他學習，便請陰陽叟與他同住一起。除了百花女蘇蓮與九尾天狐柳燕娘，是慕名安心獻身求教外，另由智通在衆婦女中選了幾個少年美女前來陪侍。陰陽叟不拒絕，也不領受，好似無可無不可的神氣。他這間房本是一明兩暗，陰陽叟與龍飛分住左右兩個暗間。龍飛、蘇蓮、柳燕娘齊朝陰陽叟請教，陰陽叟祇是微笑不言。後來經不起龍、蘇、柳三人再三求教，陰陽叟道：「

不是我執意不說，因爲學了這門功夫，如果自己沒有把握，任性胡爲，不但無益，反倒有殺身之禍的。」龍、蘇、柳三人見陰陽叟百般推卻，好生不快，因他本領高強，又是老前輩，不便發作。

那陰陽叟坐了一會兒，便推說安歇，告辭回房。龍、蘇、柳三人原想拉他來開無遮大會，見他如此，不再挽留，祇好由他自去。他房中本有智通派來的兩名美女，他進房以後，便打發她們出來，將門關閉。龍、蘇、柳三人見了這般舉動，與昔日所聞人言說他御女御男、夜無虛夕的情形簡直相反，好生詫異，不約而同地都走到陰陽叟窗戶底下去偷看。這一看不要緊，把龍、蘇、柳三人看了個目眩心搖，做聲不得。先是看見陰陽叟取過腰間佩帶的葫蘆，把它擺在桌上，然後將葫蘆蓋揭開，朝着葫蘆連連稽首，口中唸唸有詞。不大一會兒工夫，便見葫蘆裏面跳出來有七個寸許高的裸身幼女，一個個脂凝玉滴，眉目如畫，長得美秀非常。

那陰陽叟漸漸把周身衣服褪將下來，朝着那七個女子道一聲：「疾！」那些女子便從桌上跳下地來，祇一晃眼間，都變成了十六七歲的年幼女孩。其中有一個較爲年長的，不待吩咐，奔向牀頭，朝天臥着。陰陽叟便仰睡在她身軀上面。那六個女子也走將過來，一個騎在陰陽叟的頭上，一個緊貼陰陽叟的胸前，好似已經合榫，卻未見他動作。其餘四個女子，便有兩個走了過去，陰陽叟將兩手分開，一隻手掌貼着一個女子的身體；還有兩個女子也到牀上，仰面朝天睡下，將兩腿伸直，由陰陽叟將兩隻腳分別抵緊這兩個女子的玉股。這一個人堆湊成以後，祇見陰陽叟口中胡言亂嚷不休；那七個女子，也由櫻口發出一種呻吟的聲息。龍、蘇、柳三人不知他做甚麼把戲，正看得出神之際，那陰陽叟口裏好似發了一個甚麼號令，衆女子連翩起身，一個個王體橫陳。陰陽叟站立牀前，挨次御用，真個是顛倒鴛鴦，目迷五色。

龍飛看到好處，不由得口中「咦」了一聲。忽覺眼前一黑，再看室中，祇剩陰陽叟端坐牀前，他佩的葫蘆仍在腰間，適纔那些豔影肉香，一絲蹤影俱無。回想前情，好似演一幕幻影，並沒有那回事似的。龍飛也不知陰陽叟所作所爲，是真是幻，好生奇怪。還想看他再玩甚麼把戲時，祇見屋內燭光搖曳，而牀上坐的陰陽叟也不知去向了。以龍飛的眼力，都不知他是怎麼走的，心中納悶已極。那蘇蓮與柳燕娘見了這一幕活劇，身子好似雪獅子軟化在窗前。見陰陽叟已走，無可再看，雙雙朝龍飛瞧了一個媚眼，轉身便朝龍飛房中走去。龍飛心頭正在火熱，哪禁得這種勾引，急忙跟了進去，一手抱定一個。正要說話，忽聽窗外有彈指的聲音，原來是曉月禪師派人請他們到大殿有事相商。

蘇、柳二人聞言，各自「呸」了一聲，祇得捺住心火，隨龍飛來到前殿。祇見闔寺人等均已到齊，曉月禪師與陰陽叟，還有新來幾位有名異派劍仙，居中高坐。龍飛定睛一看，一個是川東南川縣金佛山金佛寺方丈知非禪師，一個是長白山摩雲嶺天池上人，一個是巫山風箱峽獅子洞游龍子韋少少。還有一個看去有四十多歲年紀，背上斜插雙劍，手中執定一把拂塵，生就仙風道骨，飄然有出塵之概。龍、蘇、柳三人俱不認識此人，經曉月禪師分別介紹，纔知此人就是川東的隱名劍仙鍾先生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大家見面之後，曉月禪師便把前因後果說了一遍。知非禪師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不想我們出家人不能超修正果，反爲一時義氣，伏下這大殺機。似這樣冤仇相報，如何是了？依我之見，我與苦行頭陀原有同門之誼，不如由我與鍾先生、苦行頭陀出頭與你們各派講和，解此一番惡緣吧。」曉月禪師因知非禪師劍術高強，有許多驚人本領，曾費了許多脣舌，特地親身去請他前來幫忙，不想他竟說出這樣懈怠話來，心中雖然不快，倒也不好發作。這殿上除了鍾先生是知非禪師代約前來，天池上人與韋少少不置可否，陰陽叟是照例不喜說話。其餘衆人見請來的幫手說出講和了事的話，俱都心懷不滿，但都懾於知非禪師威名，不好怎樣。

惟獨火焰道人名副其實，性如烈火，聞言冷笑一聲，起來說道：「禪師之言錯了。那峨眉派自從齊漱溟掌教以來，專一倚強凌弱，溺愛門下弟子，無事生非。在座諸位道友禪師，十個有八個受過他們的欺侮。難得今日有此敵愾同仇的盛會，真乃千載一時的良機。如果再和平了結，敵人必定以爲我們怕他們，越加助長兇焰，日後除了峨眉，更無我們立足之地了。依我之見，不如趁他們昨晚一番小得志之後，不知我們虛實強弱，不必等到明晚，在這天色未明前殺往辟邪村，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，出一點心中惡氣，是爲上策。如果是覺得他們人多勢衆，自己不是敵手的話，祇管自己請便，不必遊說別人，渙散人心了。」說罷，怒容滿面。知非禪師見火焰道人語含譏諷，滿不在意，倏地用手朝外殿角一指，衆人好似見有一絲火光飛出，一面含笑答道：「火道友，你休要以爲貧僧怕事。貧僧久已一塵不染，祇爲知道此番各派大劫臨頭，又因曉月禪師情意殷殷，到此助他一臂之力，順便結一些善緣。誰想適纔見了衆位道友，一個個煞氣上衝華蓋，有一多半在劫之人。明日這場爭鬥，勝負已分。原想把凶氛化爲祥和，纔打算約請雙方的領袖和平排解。火道友如此說法，倒是貧僧多口的不是了。明日之會，諸位祇管上前，貧僧同鍾道友接應後援如何？」火焰道人還要還言，曉月禪師連忙使眼色止住。一面向知非禪師說道：「非是貧僧不願和平了結，祇是他們欺人太甚，看來祇好同他們一拼。師兄既肯光降相助，感恩不盡。不過他們人多勢衆，還是趁他們不知我們虛實時先行發動，以免他們知道師兄諸位等到此，抵敵不過，又去約請幫手。師兄以爲如何？」知非禪師道：「師兄你怎麼也小看峨眉派，以爲他們不知我們的虛實？哪一天人家沒有耳目在我

們左右？一舉一動，哪一件瞞得過人家？諸位雖不容納貧僧的良言，貧僧應召前來，當然也不能因此置身事外。雙方既然約定十五見面，那就正大光明，明日去見一個勝負，或是你去，或是他來好了。」

衆人因聽知非禪師說有峨眉耳目在旁，好多人俱用目往四處觀看。知非禪師道：「諸位錯了，奸細哪會到殿中來呢？適纔我同火道友說話時，來人已被我劍光圈在殿角上了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朝着外殿角說道：「來人休得害怕，貧僧決不傷你。你回去寄語二老與苦行頭陀，就說曉月禪師與各派道友，準定明日前往辟邪村領教便了。」說罷，把手向外一招，便見一絲火光由殿角飛回他手中。智通與飛天夜叉馬覺坐處離殿門甚近，便縱身出去觀看，祇見四外寒風颼颼，一些蹤影俱無，祇得回來。知非禪師又道：「無怪峨眉派逞強，適纔來探動靜的這一個小和尚，年紀纔十多歲，居然煉就太乙玄門的無形劍遁。看這樣子，他們小輩之中前途未可限量呢！」大家談說一陣。知非禪師知道劫數將應，勸說無效，當衆聲明自己與鍾先生祇接後場，由別位去當頭陣。龍飛同三位寨主不知知非禪師本領，疑心他是怕事，不住用言語譏諷。知非禪師祇付之一笑，也不答理他們。曉月禪師仍還仗着有陰陽叟等幾個有名的幫手，也未把知非禪師的話再三尋思，這也是他的劫數將到，活該倒霉。當下仍由曉月禪師派請衆人：留下本寺方丈智通、明珠禪師、鐵掌仙祝鶚、霹靂手尉遲元、飛天夜叉馬覺幾個人在寺中留守；其餘的人均在十五申末酉初，同時往辟邪村出發。這且不言。

話說昨晚追雲叟與矮叟朱梅正同各位劍仙在玉清觀閒話，忽然醉道人與頑石大師匆匆飛進房來，說道：「適纔我二人在慈雲寺樹林左近，分作東西兩面探看。不多一會兒，先後看見五人分別駕起劍光飛入慈雲寺。後來追上去看，纔知是小弟兄中的齊靈雲姊弟，同着周輕雲、朱文、吳文琪、孫南、笑和尚等七人。起初頗見勝利。後來俞德、龍飛出來，我二人便知事情不好，果然俞德將紅砂放將出來。幸喜齊靈雲身旁飛起一片烏雲，將他們身體護住。雖未遭毒手，但是已被敵人紅砂困住，不能脫身。我二人力微勢孤，不能下去救援，特地飛回報告，請二老急速設法纔好。」髯仙李元化一聽愛徒有了紅砂之危，不禁心驚，說道：「這幾個孩子真是膽大包身，任意胡爲！久聞俞德紅砂厲害，工夫一大，必不能支。我等快些前去救他們吧。」矮叟朱梅笑道：「李鬍子，你真性急。這有甚麼大不了的事，用得着這般勞師動衆麼？」李元化見朱梅嬉皮笑臉，正要答言，忽聽門外有人說道：「諸位前輩不必心憂，他們此番涉險，我事前早已知道，代他們占了一卦，主於得勝回來，還爲下次邀來一位好幫手。如有差錯，惟我是問好了。」髯仙聞言，回頭一看，見是玉清大師。雖知她占課如神，到底還是放心不下，便要邀請白雲大師同去看一看動靜。追雲叟笑道：「李道兄，你真是遇事則迷。令徒孫南福澤甚厚，

小輩中祇有他同少數的幾個人一生沒有兇險。輕雲、靈雲姊弟與笑和尚，生具仙緣，更是不消說得。就連朱文、吳文琪二人，也不是夭折之輩。紅砂雖然厲害，有何妨礙？我等既然同人家約定十五之期，小弟兄年幼胡鬧，已是不該，我等豈能不守信約，讓敵人笑話？你不用憂驚，他們一會兒自然絕處逢生，化險爲夷。落得借敵人妖法管教自己徒弟，警戒他們下次。你怕着何來？」正說話間，忽聽遠遠一個大霹靂，好似從慈雲寺那面傳來。追雲叟笑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苦行頭陀居然也來湊熱鬧了。」說罷，掐指一算，便對醉道人、頑石大師、髯仙李元化三人說道：「苦行頭陀與曉月禪師同時來到慈雲寺，被苦行頭陀用太乙神雷破了紅砂，一會兒便同他們回來。他弟子笑和尚貪功心切，最後回來時，恐怕要遭曉月禪師毒手。三位道友在辟邪村前面一座石橋旁邊等候，如見曉月禪師追來，由頑石大師把笑和尚接回，醉、李二位道友就迎上前去。曉月禪師昔日曾受二位道友的好處，必不好意思動手，二位就此回來便了。」醉道人等聽完追雲叟之言，各自依言行事。

他三人纔走不遠，苦行頭陀已將靈雲等六人救回。二老同各位劍仙，便率同小輩劍俠一齊上前拜見。苦行頭陀見了二老，各合掌當胸地把前事說了一遍。苦行頭陀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爲峨眉的事，我又三次重入塵寰了。」矮叟朱梅道：「老禪師指日功行圓滿，不久就要超凡入聖，還肯爲塵世除害，來幫峨眉派的大忙，真正功德無量。祇便宜了齊漱溟這個牛鼻子，枉自做了一個掌教教祖，反讓我們外人來替他代庖，自己卻置身事外去享清淨之福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苦行頭陀道：「朱檀越錯怪他了。他爲異日五臺派有兩個特別人物，第三次峨眉鬥劍，關係兩派興亡，不得不預先準備。因恐泄露機密，纔借玄真子的洞府應用。日前又把夫人請去相助。知道慈雲寺裏有許多會邪法妖術的異派人在內，叫貧僧來助二老同各位劍仙一臂之力。他不能來，正有特別原因，不過眼前不能泄露罷了。」矮叟朱梅道：「誰去怪他，我不過說一句笑話而已。」

大家入座以後，追雲叟便問靈雲適纔在慈雲寺中情形。靈雲起初去的動機，原祇想去暗中探一探虛實，並不曾料到金蟬、笑和尚等四人走在前頭會動起手來。因未奉命而行，深恐追雲叟怪罪，及至將適纔情形說完，追雲叟同各位前輩並未見責，纔放寬了心。對答完後，便退到室旁侍立。猛回頭見金蟬在門外朝她使眼色。靈雲便走出房來，問他爲甚麼這樣張皇？金蟬道：「適纔我們被紅砂所困時，笑和尚借無形劍遁逃走，我以爲他早已回來。誰想我問衆位師兄師妹，皆說不曾看見他迴轉。想是被困寺內，如今吉凶難定。姊姊快去請各位師伯設法搭救纔好。」靈雲起初也以爲笑和尚先自逃回，聽了金蟬之言，大喫一驚，便進房報告，請二老派人去救。矮叟朱梅道：「還用你說，這個小和尚的障眼法兒是瞞不過曉月禿驢的，他偏要不知進退去涉險。適纔你白師伯已經派人去

接他去了，你放心吧。要不然小和尚有難，老和尚在這裏會不着急麼？」靈雲、金蟬聞言，見房中各位前輩俱在，祇不見了醉道人等三人，纔放寬了心。苦行頭陀道：「這個業障也真是貧僧一個累贅。貧僧因見他生有夙根，便把平生所學盡數傳授。誰想他膽大包身，時常替貧僧惹禍。所幸他來因未昧，天性純厚，平生並無絲毫兇險，所以適纔我也懶得去尋他一同回來。現在有醉道友等三位劍仙去替他解圍，貧僧更放心了。」元元大師道：「老禪師輕易不收徒弟，一收便是有仙佛根基的高足，異日再不愁衣鉢沒有傳人了。」接着各位劍仙也都誇讚苦行頭陀得有傳人。大家談了一陣。直到天色微明，醉道人、髯仙、頑石大師同笑和尚先後回來。那女崑崙石玉珠同笑和尚到了玉清觀前，便自道謝作別而去。笑和尚看見師父來了，心中大喜，急忙上前拜見。苦行頭陀又訓誡了他幾句。這時除了這些前輩劍仙外，餘人都分別安歇，回房做功夫去了。祇有金蟬在門外靜等笑和尚回來。一會兒工夫，笑和尚回完了話，退出房來。二人見面之後，攜手同到前面，大家興高采烈地互談慈雲寺內情形。

到了這日晚間，追雲叟召集全體劍俠，說道：「祇剩今日一夜，明日便要和敵人正式交手。何人願意再往慈雲寺去，探看敵人又添了甚麼幫手，以便早做準備。」笑和尚仗着自己會無形劍遁，可以藏身，不致被敵人發現，便上前討令。追雲叟笑道：「你倒是去得的，不過現在他們定來了不少能人，你祇可暗中探聽虛實，不可露面生事。切記切記！」笑和尚領命後，駕起劍光，飛到慈雲寺內，果然看見來了不少奇形怪狀之人。他藝高人膽大，本想還要下去擾亂一番，忽見從空中先後降下四人。笑和尚在殿角隱着身形，定睛一看，見有知非禪師在內，頓時嚇了一跳。昔日在東海曾經見過，知道他厲害，便不敢亂動。祇把身體藏在殿角瓦壟之內，朝下靜觀。正聽得出神之際，忽聽知非禪師朝他說話，知道事情不妙。纔待要走，已來不及，被知非禪師放出的劍光困住，脫身不得。還算好，敵人劍光祇把他周身罩住，不往下落。他便把身劍合一，靜等機會逃走。後來知非禪師又對他說了幾句，撤回劍光。笑和尚知道厲害，不敢停留，急忙飛回辟邪村向大衆報告一切。追雲叟道：「既然敵人約來了許多幫手，明日千萬不可大意。」說罷，又同大衆商量明日迎敵之計。